



【泉城人文觅踪】

## 谜团重重的长春观

文/片 栾磊

位于趵突泉公园西北不远的长春观1号街,坐落着一片颇具明清风格的庙宇型建筑。坐北朝南的拱形山门由灰砖垒砌而成,正上方,房瓦铺设齐整,屋脊上刻有云纹图案。屋脊两角镇有屋脊兽吻吻,吻吻后背插有宝剑,象征被永久钉在此房之上喷水镇火。山门四个垂脊上置有三尊跑兽,看外形应是天马、海马、狮子,垂脊末端跑兽前方则装饰着一个“仙人”造型,也称“骑凤仙人”,用来固定着垂脊下第一块瓦件,同时也有祈求吉祥之意。屋檐下方汉白玉石匾额上“长春观”三个行书大字刚劲有力,势如蛟龙盘石,乃明代大书法家雪蓑所书。

关于长春观的始建年代说法不一:一个传说是,明代重修长春观时,有人从庙内废井中挖出一块残碑,上有宋徽宗大观五年初建的字样。但据史料记载,当时“大观”这一年号仅延续了四年,第五年即改为政和元年,也就是说碑上所述“大观五年”并不存在。有解释说:许是刻碑工匠手下有误,不小心刻错了时日。笔者以为此说不可信,庙宇在古代属于寄托信仰的“高级”建筑,身为一名能给庙宇刻碑的工匠,必然有些技艺,先不说字刻得怎样,最起码不应把“今夕是何年”这样简单的问题搞错,就算刻错了也过不了验收这关;还有解释说:有可能旧时对年代的解读方式与今日不同,碑文篆刻者可能把崇宁五年当成了大观元年,那么他笔下的大观五年,实际上是大观四年,也就是公元1110年。无论如何,若长春观真始建于“大观五年”,那么民间传说中有“先有长春观,后有济南府”的说法便有了解释。因为据史料记载,济南升



长春观正门。



鸟瞰长春观。

格为济南府是在宋政和六年(1116年)。

关于长春观始建年代的另一说法则在元代,是当年全真道“北七真”之一、龙门派祖师、全真道第五任掌教丘处机在济南潜修时建立的。写于明崇祯六年(1633年)、被称为最早“历城县志”的《历乘》对此略有记载:“长春观,西门外,丘处机,潜修处,平地一洞,蜿蜒数里,今没入民舍。”只不过文中并未言明长

春观的建立者是丘处机,只说他曾在这儿潜修过,至于潜修时此处是早就筑有一座庙宇,还是他老人家相中此地灵气,新建了一座道观,文章并未提及。至今,长春观到底建于何时仍是个谜。

此外,长春观院后东墙内有一洞,名唤“丘子洞”,相传当年丘处机道长便在这儿清修。丘子洞“蜿蜒数里”,最后通往何方也是一谜。有传言说,此洞向南穿行20余里到达

南营街一带的小庵;还有传言讲洞穴一直延伸到千佛山下;更有离谱者则言丘子洞与东郊龙洞相通!至于丘子洞到底通向哪里……如今洞口虽修缮一新,但洞内积水严重,实在难以探究洞窟走向。

怀揣谜团欲往长春观一探,却发现仿明清风格的山门外墙上钉着一张木牌,木牌上书八个大字“闲人免进,谢绝参观”,竟吃了闭门羹。原来,长春观现为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办公驻地,出于保密和安全需要,禁止外人入内。无奈之下只得绕到长春观正对面一栋居民楼里,站在顶层遥遥观内景象,却又因物理距离较远看不详细,只隐隐看到前院有二三棵松树郁郁葱葱。透过翠绿松枝,可见院中庙宇光亮如新,必是数年前刚刚修缮过。正殿坐北朝南,气势宏伟,朱漆大门色泽鲜亮,殿顶砖瓦整齐排列,屋脊带有花纹,且同样雕有精致屋脊兽。正殿两旁,两座侧殿样式古朴。正殿后面似有小院,院内竖有两层高的阁楼。

由于去时是傍晚,长春观内无比幽静,空落落的没有人声鼎沸的喧哗。见到此情此景,禁不住心生疑问:这一栋新修时期修缮过,面貌华美的建筑没了游人观瞻,不知美丽外衣存在的意义何在?铁门阻隔下,长春观从香火鼎盛、供人朝拜寻求心灵寄托的庙观,变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单位办公处所。“闲人免进,谢绝参观”八个字拉远了物理距离,同时也拉开了心灵距离。失去了心灵的膜拜,这观还是观吗?

笔者恍然,终于明白长春观为何谜团重重了:缺了百姓亲近,少了大众探索,谜,焉能不团成一团?

【忆海拾珠】

## 小清河忆旧

□潘乐民

我家门前有一条河,草青水碧,鱼儿大大小小排成队一般,自由在地游来游去。那时很少有人捉鱼,小河是鱼儿们自由的世界。

小时候大家都叫它小清河,后来又叫它工商河了。几十年前,还能常常看到运棉花和纱锭的驳船从河中穿行,有时岸上还有拉纤的。济南的纺织印染企业像鲁丰纱厂、成通纱厂、仁丰纱厂、德和永印染厂、东元盛印染厂以及后来的二棉都坐落在它的两岸。

我们的村子叫标山庄,有百十户人家,和凤凰山庄一水相隔,标山在西岸,凤凰在东岸。传说两座小山生在乎川,十分突兀。后来大概是因不便于区分吧,就有了一个传说,一只凤凰自天空飞过,被一只神标击落此地,遂形成二山,在山脚下逐渐形成了两个自然村。连接两村的通道就是一座小小的木桥。小木桥的桥身下边是两根粗大的原木,上面铺了木板,边上也是用木头做成的栏杆,几个人走在当中用力地一晃,小桥便颤颤悠悠晃个不停。河东岸的桥头有一口井,水甜得很,比村子里所有的井水都甜。因其水甜,两个村子的村民们都去打水吃,因为人多常常便会排队,自然成了一个天然的公共聚会之地。

从小木桥往北有两个闸门,都叫凤凰闸。一个和西边金牛方向来的小清河相连,一个和东边乐水下来的小清河相通。西边的河水较浑浊,东边的清澈见底。西边来的小清河一路向东北方向流去,绕过鲁丰纱厂的北侧,东边来的小清河绕过鲁丰纱厂的南侧在五柳闸一带汇合了。这样鲁丰纱厂就像一个小岛,四周都是河水,有院墙的地方很少,运输也方便得很。

有一年的冬天,我大概四五岁的样子,好像我最早的记忆便从那一年开始。我们几个小伙伴在西河岸的斜坡上晒太阳,忽然脚下一滑,我打了几个滚儿便掉进了小清河里。因为体轻又穿着棉衣,我仰面朝天地躺在水面上,竟然没有丝毫的恐惧。就这样在水面上漂着,隐约听到岸上乱成一团并伴有大喊救人的声音,像是在梦里。大概向北漂了一百多米的樣子,一个大很聪明地在小木桥的桥墩上用一根长树枝把我钩住拖上了岸。小时候还记得那位救命恩人的名字,后来却也模糊了,那时救人好像是一件自然的事,没有人表彰,也没有人觉得是一件多么特别的事。

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小木桥有些破败了。桥头的石头掉下去许多,木板也有一些腐朽了,人走上去就要格外小心。有一年也是冬天,因为河道多年未挖有些淤积,便放干了水准备挖河。我哥哥那年十六七岁的样子,刚刚学会骑自行车,正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年纪,竟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速度极快地上了小木桥,结果在桥头一颠连人带车冲下了河道。桥头离河底大约有六七米的样子,这一下去轻也得腿断胳膊折,重了小命也难保。哎,你说奇不奇,大家把他拉上来,除了膀子有点不得劲外什么事没有,车子简单一鼓捣也是照骑不误。

后来渐渐懂事了,我想,小清河真像一位母亲,对他的孩子倍加呵护,我哥俩在他怀里遇到了这么大的危险竟毫发无损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河水越来越脏,黑乎乎的,臭不可闻,两岸垃圾遍地,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臭水沟。春风天大,一片狼藉。后来政府开始治理小清河。先是沿岸用石头砌成了二级河道,并加以绿化,只是河水依然浑浊。直到2009年从媒体上看到小清河可以钓鱼了,我回去了一趟,河水确实清澈了许多。只是河边车马喧嚣,人声鼎沸,已没有了昔日的宁静。

投稿邮箱: qlwbxujing@sina.com

爱历下 写历下  
曲水亭杯 有奖征文  
协办:历下区作协 邮箱:qlwbqst@sina.com

## 听父亲讲三和街的故事

□陈城成

三和街是条年代久远的老街,这里虽不像芙蓉街那么热闹,没有曲水亭街那么幽静,没有泉城路那么繁华,却有着让人感慨不已的故事。

父亲说,三和街原长约五百余米,南北走向,南街南圩子墙街,北接正觉寺街。关于三和街街名的来历,坊间有很多种说法,但我还是相信来自孟子文章中讲的“天和,地和,人和”这“三和”的说法。

说到三和街必然要提到始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间的三和街小学。父亲说,三和街小学曾出现过三个人物:一是王尽美,二是季羨林,三是巩俐。

王尽美是中共“一大”代表,中共山东区支部书记。1923年秋天,他回到济南后,为了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,在当时新育小学(三和街小学前身)任教。他白天讲课,晚上就和一些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进行地下活动。

季羨林是著名的学者,也曾曾在三和街小学读过书。记得在他的《学涯泛槎》一书中这样写过:“新育小学坐落在南圩子门里,离我们家不算远。一进门,就是一大片空地,长满了青草,靠西边有一个干涸了的又圆又大的池塘,周围用砖石砌得整整齐齐……进门左拐有几间平房,靠南墙是一排平房。”父亲说,季羨林所说的南墙那一排老房子,在他上学时就有,但都成了教室。

巩俐比我父亲小五岁,父亲是在三和街小学毕业,但那时并不知道巩俐的名字。再后来,巩俐和父亲上的都是济南二中。我想,他们多次擦肩而过的的身影,一定也曾留在了三和街的记忆里。

父亲记得很清楚,在三和街中间有家食品店,卖些油盐糖醋之类。那个食品店里,经常会看见一个拉地排车的老头,站在柜台前,左手捏着一

个小酒盅,右手拿着一块咸豆腐干,浅浅地抿一下酒盅里的地瓜干酒,然后,就像怕咬疼了右手里的豆腐干似的,舔上几下。三两酒,他会喝上一个多小时。他似乎不是在喝酒,而是在消磨时间,或者说,是在向我父亲那般大小的孩子炫耀手里的豆腐干。要知道,那时候,小孩子是没钱买零食的。一次,父亲站在一边看了他很久,他突然很大方地让售货员递给父亲两块咸豆腐干,父亲赶忙摆摆手,后退着,生怕他干瘦的手指掐过来似的。

赵芝训老师是我父亲二中时的副班主任,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历史老师,她就住在三和街北头的一个小四合院里,房前有棵石榴树和一盆夹竹桃。父亲说,赵芝训老师很慈祥,即使是对调皮的同學,也是慢条斯理地给他们讲道理。一次,父亲没完成家庭作业,班主任唐玉淑要家访,父亲很害怕,上历史课时,他一脸

的愁云被赵老师看在眼里,一下课,就找到父亲了解情况,父亲如实地告诉了她。她抚摸着父亲的头说,我去你家吧。那次,赵老师到了父亲的家中,不但没提家庭作业的事,反而给我爷爷说,父亲是个很好学的孩子,做父母的不要给他太大压力,尽力少安排些家务活,有时间让他多看看书。父亲很感激她,要是换了别的老师,一顿胖揍肯定是逃不了的。

前几天,和父亲一起路过三和街,父亲指指省中医对面的一个约十米长的坡道说,这条街只有现在这几家小门头房了,原来是一直通到泉城广场的。不经意间,我抬头看见了坡道路西居民楼墙上的“三和街”的旧路牌,在黄昏的余晖下,显得很有沧桑感。

浓阴下,我仿佛看见了王尽美、季羨林、巩俐渐行渐远的背影。